



守望传统的价值（下）

■ 陈 来

2016年3月27日，“人文清华”讲坛第二场讲座在新清华学堂举行。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著名国学家陈来教授带来了题为“守望传统的价值”的精彩演讲。本刊特刊出全文，与读者诸君共享。

传统与现代化

我们纵观20世纪的历史，其实有一个隐含的主题贯穿整个近代发展史，就是传统和现代化。在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中，有两种基本的观点。一种就是之前我们说的主流观点，为了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必须把传统全部抛弃，要把传统连根切断，做最彻底的决裂。但同时呢，也有另外一种相反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西方文化里叫做“文化的保守主义”，就是说其实他在政治上，跟前面那一派主张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要追求现代化，

要走向世界，但是他主张我们在行进的同时，要保持文化认同，承继文化传统，发扬民族精神。

这两种观点应该说是対立的。但是从1910年代到19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我们前面说的那种，就是反传统的看法。那么为什么这种看法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又被大家重复了一遍？从我们在80年代的经历可以看到，我们把“五四”时代的各种文化讨论重演了一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理论，就是现代化理论。这个现代化理论

有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非西方国家彻底转变其固有的价值观，是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的前提。这跟我们“五四”时代的反传统主义是一样的。这样一个理论，在第三世界、在非西方国家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说影响很大。但是，如果我们看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就会想到，其实这样的观点不见得是正确的。像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文明的国家，如果跟传统进行彻底决裂，就会面临价值的解体，文化的失落和人民的民族自尊心的贬损。我们就失掉了民族的自信，特别是文化的自信。这些东西恰恰会对我们的现代化工程造成损害，使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缺少一种正常的文化秩序。

可是，在1980年代，大家最热衷的，都是我刚才讲的前面那种看法。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在东亚历史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就是工业东亚的现代化兴起。所谓工业东亚就是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也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日本和“四小龙”经济现代化过程的兴起，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关注。为什么呢？因为这5个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先革了自己文化的命、先革了自己传统的命、先跟自己的传统做了彻底的决裂，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反而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恰当地延伸了自己的传统、利用了自己的传统，这样走入的现代化。这对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构成了重要的挑战，也给当时刚刚启动现代化工程的中国提供了一个重大的启发。

可惜那个时代，大家脑子都比较发热。我还记得1988年，那时候我在北大电教——比今天这里座位可能略少一点——跟当时中国的几个有名的知识分子一起讨论传统和现代化的问题。他们其他几位全是反传统言论的代表者，都是持文化激进主义的观点。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他在讲台上讲话时，每讲一句，底下学生就拼命鼓掌。而我讲完了以后，当然也有鼓掌，但就不那么热烈了。下了台以后，这个学者就跟我微笑，说今天怎么样？我说你今天得了先手。为什么



亚洲“四小龙”

呢？因为半个月以前，在1988年8月底的时候，全世界华人有代表性的学者在新加坡开会，就讨论这个问题——传统跟现代化。当时我非常落寞，因为在那个会议上，大多数人都是不同意他这种观点的。但是在国内，特别是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当时大家的心情和情绪是那么激昂，都统一在一种反传统的基调里面。

今天面对这么大的场面，就引起我对那个场景的回忆。当时有一位学者也谈到这个问题，说有人说工业东亚的发展是利用了传统，他声嘶力竭地说“这完全是痴人说梦”！同学拼命鼓掌。没有人冷静地看到工业东亚的发展对美国现代化理论构成的挑战和给我们带来的启发。这个启发，就是传统的延续跟现代化的改革不一定是矛盾的，它们是可以整合在同一个过程中的。相反，破坏自己的传统，并不必然地就走向现代化、取得现代化的成功，却可能导致价值结构的解体和认同的失落。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亚洲“四小龙”

里华人社会的现代化成功经验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揭示。这个揭示是什么呢？中国人，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人，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的。“五四”以来的那种民族的自卑感、文化的自卑感，应该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工业东亚，特别是华人社会，像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社会的现代化历程，证明了中国人是有现代化的能力的。中国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也一定能够建设新的现代文明。如果那时候大家都从中得到了这样的精神和鼓舞，得到了这样的启发，那该有多好！可惜那个时候，我们整个脑子里都被这种反传统的思想所裹挟着。

这是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我们大家对于传统跟现代化关系的思考所经历的一个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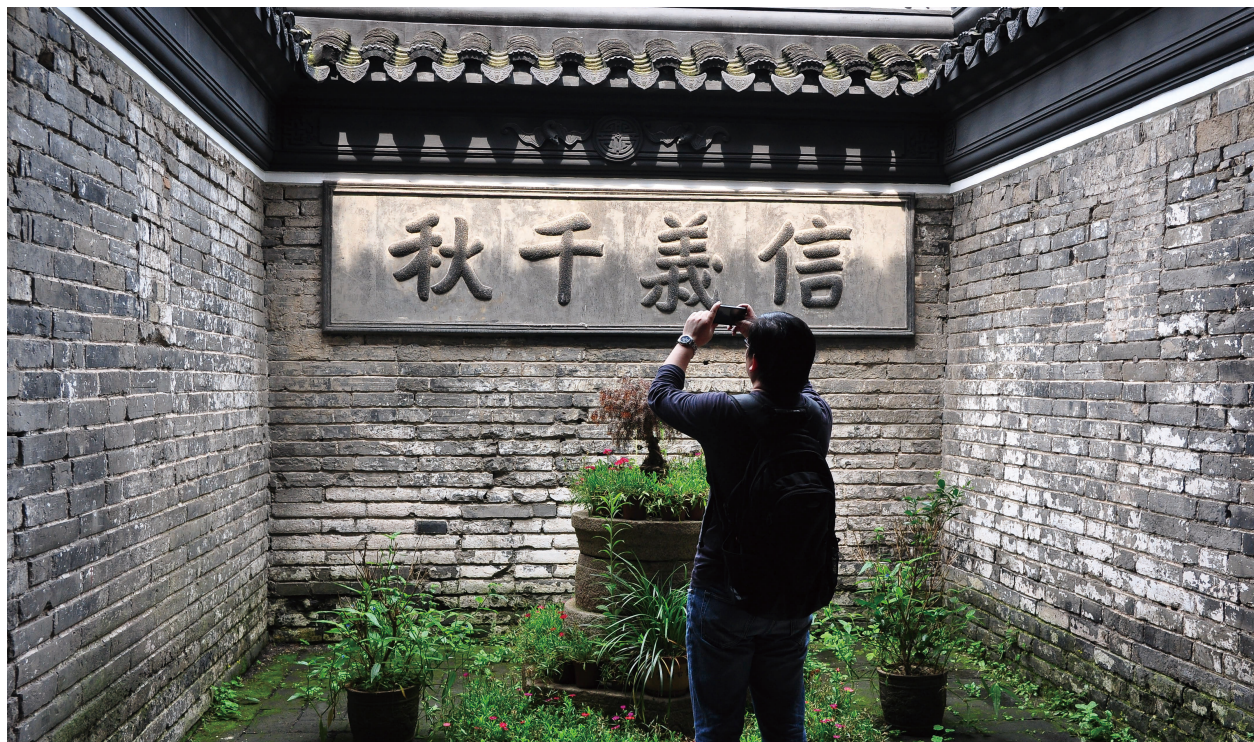
今天我想没有人再怀疑这一点了。像我们刚才讲的，中国人，或者说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在一个开放的空间中是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化的。这不仅被上世纪7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所证明，也被90年代以来我们中国的发

展所证明。所以，我想有关于传统和现代化的争论，到今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传统与当代中国

接下来，我们将转入第四个要交流的问题——传统与当代中国。其实这个问题与前面讲的传统与现代的争论还是有关系的。以前我们对什么叫“现代”、“现代化”的理解，应该说是比较狭隘的。对现代和现代化，更多地从经济的功能、经济的现代化去理解。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经常参加很多讨论会，讨论会的题目叫“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我经常参加这样的会。会上我就会发表这样的观点：我说这样一个题目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传统文化一定要跟改革开放挂上钩，能够推动改革开放才有价值。如果不能推动改革开放，传统文化就没有价值。

其实很多传统文化跟改革开放没有什么关系。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说《诗经》和《楚辞》跟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你说唐诗和宋词，对改



我们自己的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归属感，是任何外来宗教和文化都不能代替的



湖北宜昌，孩子们在一家书院里学习书法

革开放有什么作用？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作用，它们就没有价值了吗？

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问题，就是我们看一个文化有没有价值，总是倾向于从一个比较外在的、功利的、功效的角度去判断它。其实，我们应该从一个更深的或者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的价值，从什么地方？应该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来看它的价值和现代意义。而不是我们所习惯的，总是要把它跟一个外在的功效联系起来。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如果我们摆脱了这种外在的功效的看法，那今天怎么讲文化传统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这就跟我们怎么了解“现代”有关系。应该说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新的阶段，我们已经开始体会到，在所谓发达国家——就是已经

现代化的国家中，那些现代社会里边，他们的现代人生遇到的问题，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现代人，他的人生仍然需要终极关怀。终极关怀就是信仰的一种说法，需要人生意义，需要价值理想，需

“

我们看一个文化有没有价值，总是倾向于从一个比较外在的、功利的、功效的角度去判断它。其实，我们应该从一个更深的或者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传统文化的价值，从什么地方？应该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需要、从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来看它的价值和现代意义。

”

要社会交往，他仍然需要这些东西。

那这些需要怎么满足？正像希尔斯在他的书里面讲的，仍需要依赖我们的传统。所以现代社会不是不需要传统，仍然需要传统。但是它需要的传统是什么样的呢？并不是从外在去看，而是从内在于人性、人生、社会文化和文化的价值去看。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比“五四”的时代更深切地了解到一个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即发达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与商业化趋势，使得道德规范和精神文明的要求更为凸显。传统价值体系的继承和改造，将对建设有中国文化特色和完备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发挥积极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已经碰到了现代化的很多问题。物欲横流、价值解体、人性异化、文化商业化……这些不是我们身边每天都发生的事情吗？大家都看到的東西吗？那么人类怎么解决自己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重新认识传统、了解传统、激活传统、唤醒传统，当然也包括我们一直在讲的，要弘扬传统。传统是我们在现代社会重建价值观的重要资源。我想，如果我们今

天站在这个角度来看传统的现代意义，就不会像10年、20年以前，只从一个经济功能、一个外在的角度去理解，而是会从一个更深的、更高的角度来理解问题。

最后我想把新世纪以来有关传统的态度做一个描述。应该说，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起飞，我们在新世纪迎来了两个转变。一个转变就是学术思想界的转变。学术思想界的转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慢慢形成了一个共识，传统不是可以随便抛弃或者丢弃的，不是你想抛弃就能抛弃、你想丢弃就能丢弃的。传统的价值，它的意义依赖于人们对于传统的种种诠释和理解。传统是对人的一种文化作用，这种作用取决于我们如何在实践中去诠释它、去利用它、创造性地去转化它。这应该是新世纪以来在思想界、理论界，大家所形成的一个认识的转变。

第二个转变，应该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文化转变。就是从新世纪以来，我们看到像“五四”时代或者上世纪80年代那种因为现代化受挫而充满了怨气，要把怨气喷向孔夫子、喷向传统的现象大大缓解了。代之而起的，最近十五、六年



6月11日是“中国文化遗产日”。在南京的非遗展演上，人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里大家都看得到的，就是全国从上到下的“国学热”。这种“国学热”反映了广大人民在建设精神家园方面对传统资源的渴求。正是因为人民有这种渴求，才支持了我们最近十几年、将近二十年的传统文化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转变。

这样一个转变，就带来大家在认识上一种越来越多的共识。不像以前，我们对传统充满了愤懑、怨气，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把责任全部推给老祖宗，这个现象没有了。今天从执政党到知识界、到广大人民形成了一些共识。这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跟外来的宗教、外来的文化相比，我们自己的文化所提供的那种生活的规范、人生的意义、德性的价值，那种价值的理想、文化的归属感，是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能替代的，是任何外来的宗教、外来的文化都不能替代的。

因此在这个社会中，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心灵的稳定、精神的向上、社会的和谐方面所扮演的作用是其他东西难以企及的。这已经变成从执政党一直到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种共识。今天我们大家更多关注的是传承传统文化，重建道德价值，振奋民族精神。所以我们整个社会和人民已经有了一个新的面貌和新的状态，跟整个上世纪做了一个相当大的告别。

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今天对传统的关注，已经不是把现代化作为主题。这一点已经转变了。我们对文化传统的关注，已经从现代化的主题转向为对民族复兴、民族文化遗产发展的主题。因此在新的时代，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怎么积极地弘扬、利用文化传统的积极面和它的精华，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这是一个成熟的民族的文化心态。

回归清华传统

以上是我今天关于四个问题的讲演。最后我想用两分钟回到清华。讲了半天传统，我们还没有涉及清华的传统。清华的传统是非常丰富的，就“人文清华”来讲，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的内容，我想讲这么几点。

清华的校歌里面讲“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

我们对文化传统的关注，已经从现代化的主题转向为对民族复兴、民族文化遗产发展的主题。因此在新的时代，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怎么积极地弘扬、利用文化传统的积极面和它的精华，怎么样去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这是一个成熟的民族的文化心态。

”

不是把传统和现代、把东方跟西方割裂，而是要让它贯通，荟萃一堂。这首校歌反映了清华在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一个态度、一个传统。

其次就是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我的工作单位是清华国学院。老的清华国学院1925年9月成立。在成立的时候，当时的校长曹云祥发表了一个开学典礼的演说。这个演说里面他提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要做国学研究，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要寻出一个国学的魂。我想他这个讲法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当时在北京大学，特别是胡适先生倡导整理国故。这个整理国故运动特别排斥寻找传统的优秀的部分、传统的魂，认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就是一个冷静的历史研究，不涉及到价值评判。但是曹校长告诉我们，清华的国学研究，要寻出一个国学的魂，“魂”就是它的传统。我想这也是我们清华对于传统文化态度的一个传统的表现。

第三个当然就是老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这四大导师都是主张中西融合，而且强调不忘民族的本位。今天新的清华国学院复建，我们的口号叫“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中国主体就是老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讲的不忘民族的本位，世界眼光就是我们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所以如果说清华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有什么传统，我想以上几点也许可以代表我们清华的传统。✎